第五十九卷

人品部十四

畔盜二

藍玉　宮變　罷勛

寧藩　仇鸞　劉六劉七

流賊　馮針兒生　徐海

卷五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品十四

畔盜

藍都督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横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箠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筭北度喜峰關吏以夜不即納玉毁關入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坐飲宴容止傲悖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屬征西歸意

望進爵時已封凉國公上命爲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爲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上不從玉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爲變將發爲錦衣衛士蔣瓛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垣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九朝野記

世廟壬寅宮變始於宮婢楊金英等蓋欲斃上於熟寢初以繩束喉而誤爲死結喉氣通得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往救獲甦尋命太監張佐高忠

捕訊之得金英同謀者楊玉香邢翠蓮姚淑翠楊翠英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八人親行弑逆主謀者則寧嬪王氏也是時端妃曹氏有殊色爲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蘭及之以有授意者人以爲冤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數人在內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按古者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時變起倉卒刑亦促成于中官之手故法司不得而爭之也 世廟識餘錄

徐州戍卒龎勛作亂以父舉直爲大司馬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

於庭勛據案而受之 通鑑

寧藩舊在大寧今朶顏地也成祖靖難取大寧遷居北平後又徙封江西自宸濠襲封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多方賄結陰懷不軌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太監劫財江湖宸濠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竄遼陽時寵優臧賢錦衣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大臣則厚結兵部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動賫數千金爲朝臣餽遺內庭消息風火密報大學士楊廷和始亦庇之後覺稍自異時上無子朝議建儲宸濠願遣其子詣太廟司香火議不可事雖不遂而

宸濠已日夜躭躭矣比在天順間以事奪其護衛劉瑾
用事賂得復瑾誅復奪之至是陸完欲爲奏復大學士
費宏執不許乃乘廷試間覆宸濠疏密約楊廷和下制
許之臺諫論劾不報上又以羣小譖勒令費宏致仕陸
完遂進吏部宸濠惡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
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愼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
知宸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奇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
事不得達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太監張忠
附彬欲發宸濠事以傾寧而宸濠反形已具上始疑之
仍奪其護衛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

有意督過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等謀曰事急矣旦日諸守臣當入謝即劫之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逵抗辯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逵曰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縛燧及逵斬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

太監等官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士實偕至共謀持僞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霦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聞變吉安馳疏上聞遂集知府伍文定等謀伐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七月朔宸濠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樤同内官萬統等守江西城自帥

舟師出江西趍南京妻子皆從賊衆數萬舟艫蔽江下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真許以浙江兵應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駭觀望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朝廷聞之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時守仁檄諸路兵期十八日至豐城衆議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以衆夾攻之必敗南昌不攻自服守仁曰不然我師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粮道南康九江合勢乘之腹背

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彼必解安慶此成擒矣乃
分其兵爲十三哨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二十
日昧爽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
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門自
守勿助亂時守禦皆震慴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守仁乃
入城撫定之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塹聞攻
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徑攻南京不從解
安慶圍移兵還援江西二十二日諜報至或謂寧王兵
威衆盛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守仁等曰不可
寧王兵力雖強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我以

鋭卒乘勝擊之將不戰自潰也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遇黃家渡賊兵皷譟乘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邢珣兵從後急擊横貫其中文定恩還兵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泊黄石磯宸濠惡其音爲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别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

瑊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師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之
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
人盡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併力挑戰官兵敗死者
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徇身立銃砲間火
焚其鬚鬢不移足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佘恩
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
舟賊衆遂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
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賔幷僞丞相元帥等官李
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
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

斬賊衆三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餘賊百艘俱迸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將士執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動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馳疏請師會上欲南幸親征及守仁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上竟南幸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午於道守仁至中路以宸濠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行在已稱病待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上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爲凱旋狀旣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廻鑾以檻車囚宸濠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

濠被擒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屍餘黨京師磔誅之仍論功擢知府伍文定邢珣餘各論敘有差獨守仁功未敘至嘉靖初始起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皇明鴻猷紀

仇鸞祖仇鉞初爲寧夏游擊將軍襲封咸寧伯後以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爲侯鸞粗暴鷙悍人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略可任嘉靖初訐奏都御史曾銑銑坐極刑鸞亦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唵嗒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

達敗死副總兵林春出援亦敗死於是復起鸞加宮保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嗒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所恃朶顔三衛爲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歲入貢頗爲我捍禦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迤北虜鸞乃佯奏探知虜東行請提兵駐居庸十六日虜縱兵自間道抉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衛捍隔及保定河間宣府兵援皆未至故虜得入是夕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矣京師聞報始議守禦檄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

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
兵至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前後至兵
凡七鎭約五萬餘人乃命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
貴總督之以兵部尚書丁汝夔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
爲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營近城衛京師卽軍中拜仇鸞
爲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時事起倉
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卽馳至未賫糗糧越三日軍
士始得數餅餌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辮髮
詐稱虜刼掠被捕獲或自詭爲遼陽軍虜中呼朶顏爲
遼陽軍言遼陽軍實導我來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叛

矣時鸞方被寵任以大同兵首先入援置不問汝夔亦下令禁勿捕大同兵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民間旣訛言遼東軍叛又見汝夔禁勿捕殺掠不知故遂謂汝夔山東人於遼陽爲庇鄉曲上聞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怏怯不出故及汝夔皆屢詰責時虜犯陵寢殺掠至城下遶出西山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避入城本兵及諸將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虜衆寡遠近皆不知鸞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二十一日虜縱所擄一宦官持嫚書至挾求入貢詔百官闕議皆謂不便龍之虜先以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

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
稍棄牛羊婦女闌下擁衆東還至昌平北猝與鸞軍遇
鸞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死傷千餘人乃奪路東循
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尾後斬獲遺
虜數級二十五日京師稍解二十六日汝夔守謙同斬
于市九月遣户部侍郎駱顒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
胔招集傷創賑貸之鸞及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
二百餘級鸞自刻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詔王邦瑞
大振京營戎務前户部郎中汪中凱論劾提督成國公
朱希忠不報至是罷希忠提督以鸞代之置戎政府始

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爲鸞副鸞恃寵遇所言無不從益
驕横始逐虜時脅取諸邊將及户部賂入以萬計邦瑞
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
員主事申燧持法不爲鸞屈逮杖之左遷出鸞上言京
營置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又上言請大舉北征
遣使詣諸邊鎮選兵隷京營謂京營將不得調遣各邊
任邊鎮之責邊臣屢以爲言不報冬十一月鸞帥諸鎮
兵出宣大聲言擣虜巢歷數月僅近塞夜襲虜斬老弱
數級復請廣集兵粮以明年大舉北征遣使盡括南都
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逋賦時鸞恃寵所上疏即内批

行不下部議王邦瑞屢駁鸞議罷歸鸞又上言請許虜
入貢乃以明年春于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以
幣若干定兵部員外楊繼盛極言不可且歷數鸞欺罔
罪下之獄貶秩邊鄙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道開馬
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既虜以羸馬索值甚至朝
市暮掠弁所得羸馬皆掠去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
及諸營堡盡毀壞邊防大潰人將危之鸞始恐乃上疏
罷馬市事是時鸞益跋扈索諸邊將賂亡厭所遺時義
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知之無敢言鸞復
以防秋布遺諸將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大節以巳列

九卿不當受鸞節制劾鸞逮繫獄自是諸司搖手益無
敢言三十一年夏鸞大作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
兵户工三部侍郎從三侍郎各簡其屬隷鸞幕府動則
以軍法爲言于是人心洶洶六月諜報虜復侵薊邊鸞
出師正病疽發背七月邊急鸞病劇終不敢言易大將
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請暫假大將
印率師出禦制下詔收之于是錦卽夜至鸞第收鸞印
綬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鸞聞印綬去大恚憤
疽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姦逆未發時義侯榮姚江皆
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

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
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
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
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等皆斬藉其家沒貲
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
引去於是制下凡緣鸞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
亦以初附鸞謫戍云皇明鴻猷紀
正德初劉瑾用事貪墨風熾連歲水旱瑾併徵積逋急
百姓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民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
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刼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

中貴谷大用馬永城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刼事頗洩露都御史寧杲捕之劉六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約爲盜會杲罷去有司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率衆刼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有衆數千人屢敗官兵横不可制流刼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燧者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爲劉七所獲遂從賊列爲渠

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遊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赦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刼掠至固城賊戒衆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係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乃分其衆爲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一黨推劉六爲主楊虎劉惠趙燧等爲一黨推楊虎爲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焚刼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

興濟縣亦攻滄州刼粮運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萊等
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朝廷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
控御檄宣府游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
彬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蕭翀邊憲俱下獄令州縣官
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
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刼郡縣已復分為二
楊虎略得崔氏為妻亦驍徤時領賊衆刼掠後虎死有
楊寡婦軍是巳時山東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
陵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樂陵令許逵兩擊破之

逵河南人後死宸濠難齊彥名外兵南畧至宿遷高郵
敗績走死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溺死衆推
劉惠爲主趙燧副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隷
爲河北害劉惠趙燧寇畧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尤
用事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元
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於是河南
賊爲獨盛且具乞恩疏逵朝廷以誅姦臣爲言遂攻陷
裕州上蔡等縣事聞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
兵專討河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
燧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

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鐩見賊聚衆乃分遣賊於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刼剠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隷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燧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廷柱劍砍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至是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郎陽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幷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至

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雨
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
兵仇越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略遇叅議白金
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
由泌陽刼掠往桐栢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
陽知縣劉機敗之此番擒斬畧盡賊屬劉覺勝趙鎬等
散入湖廣河南界山中至是俱就擒劉惠至應山縣擊
敗之衆潰不知所終趙燧與邢本道等餘賊奔應山東
化山下趙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爲僧邢本道及
餘賊四散奔軼趙燧游食至江夏爲軍人趙成所獲劉

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招集餘黨稍衆然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過平民亦殺之大同游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爲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奬諭犒師賚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爲邊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爲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

州欲自通泰趍淮安復還山東爲楊州兵所扼復自通
州沂流至九江復下南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
莫能禦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州駐狼山大風作
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
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爲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燧械繫
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有詔論平賊功內帑儲積亦耗
竭數年後有人見劉七於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皇
明通紀

劉瑾既誅餘黨逃竄其義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
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爲流賊後被獲有陳姓者僞著軍

諸祭酒過衛輝時書一詩於驛壁云志氣軒昂今已休傷心兩眼淚橫流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野鳥空啼千古恨長江不盡百年愁西風動處多寥落一任魂飛到故丘又曰碌碌男兒懶做官赤眉混戰黑羊山閑來夜月歃金鐙多少英雄破膽寒攻河南時揭一榜有能擒伊王者賞及累世敵大軍者罪及三族之語至京師皆剝皮西市 尭山堂外紀

明宸濠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鴟鳴寢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淹死之針兒以他女代而

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即位後信任羣小烝淫父妾賄結朝廷權要擠陷本省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刼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實等每稱八字好當爲天子于是心事益横至正德十五年御史蕭淮輩交章劾之朝差三堂往勘濠懼仍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借言有旨而後發逆時巡撫都御史孫燧請看密旨兵備副使許逵大爭罵之當爲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印章僞受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日命內官涂欽率賊人吳十三等稱爲先鋒往攻九江南康一

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爲兵備都司楊銳指揮崔文死禦不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内事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并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火而去提督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恊謀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于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樹鎮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墳廠二十日五更七門發兵一鼓而進賊巢遂爲虀粉矣濠聞回舟黃后磯恤然自嘆猶以金賞將十二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東湖官兵佯敗誘之至八字腦四面合擊二十六日妃子輜重同時溺水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僞太

師致仕都御史李自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即旋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生當戊戌非犬乎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后城弋陽各府至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腦爲受死之地黃后磯者王失機矣雖濠之惡貫滿盈理自滅族亦豈非大數哉 國憲家猷

嘉靖丙辰徐海擁諸倭奴入寇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

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
浦而岓岓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
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是時
總督胡公（諱宗憲徽績溪人）代提督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
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
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
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
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
而海等嘗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
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夜半聞乍浦圍海頗聞新總

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于鶯湖王涇之間者
氣稍沮尋罷乍浦圍於是檄河朔兵吳江湖州水兵麾
下幕兵及容美士兵衝擊之又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
者且躡且射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參將宗禮裨
將霍貫道俱陷賊遂乘勝圍桐鄉胡公曰河朔之兵既
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乃密與
監督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
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
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於
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顧如

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勾島人入刼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吾料直與海勢固脣齒也直旣悔悟海不可以義說乎不然即可利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來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遣諜者陰過海所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酋旣德公遺又内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鞅鞅未從也且乞他兵以

夾擊東東且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
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
躬厲矢石徇城上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亦稍稍引
去而提督阮公出矣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
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西之安危身之禍福
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
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北斗門分守汪公督同
知縣張晃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
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户羅天與勒兵自崇
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

爲聲援兵環賊而陣然各以狃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覊說賊亦日夜遲未保戍兵之至以决一戰也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趙公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蘇閶雖狃而内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更遣之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船舟公文伏飛艦海上邀擊之溺且盡於是海

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
内怖日輸欵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
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
之公又諜聞海麾下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
與爭一女子有微郤於是遣諜諷海縳葉麻以出又數
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日夜説海并縳東於
是故出葉麻詐書泄於海海讀書益德公日夜謀縳東
以報當是時令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
其未易圖而尚書趙公至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遣諜
云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

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於是海益怖計賂薩摩王弟因夜得東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海無鬭心而公與趙公薄責海亦急海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為海上兵所刼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日夜襲殺之公策曰可乘矣因遣諜私海曰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謹諾因合諸官兵乘勝躁而前所俘斬甚衆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

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刼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欵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為欵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内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欵猶冑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諜期而先日卒至

也其習行黠若此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僦沈家庄與居之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曰遣諜詷海啗海如曩時海又用諜者計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頊之求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以激其黨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募府以自托陳東黨邏卒瞰知之即勒兵過海所逐私相猜而鬬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郤河朔兵乘之又郤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求

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
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瑰
斬盡矣中飲毒黑色者凡數百餘人於是汞保兵俘兩
侍女而前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
也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汞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白華樓集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九 終



第之六十卷

人品部十五

畔盜三

哱拜　楊應龍　闗白

盜賊附

市偷　戴淵　蘇別駕

田脚郎　相州偷兒　我來也

三十六人　長安盜　趙瘋子

鄧茂七　衣龍袍　壁盜

雙柳夾盜　滑縣盜　張夷亭

卷之六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品部十五

叛盜三

胡夷哱拜投入寧夏以功歷陞副總兵長子哱承恩授衛指揮任坐營都司父子招納亡命劉東暘許朝土文秀等二千餘人爲家丁自恃强悍見九邊兵弱遂懷異謀欲自立如元昊故事寧夏巡撫黨馨惡之每加裁抑查其侵冒拜父子益憤糾結劉東暘等同反萬曆二十

年十二月乘家丁求討衣糧拜借名黨巡撫扣減率衆刼
殺巡撫副使總兵等官幽辱慶王搶掠城市逼勒河東
道僉事隨府鄉官通政穆來輔立約求招撫偽授官爵
詘毀朝廷時總督尚書魏學曾駐固鎮聞變遣副總兵
李昫領兵攻勦仍差官齎牌招安拜等不從分兵攻奪
玉泉等四十餘堡惟平虜城叅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
又率兵過河欲奪靈州齎金帛勾虜酋着力兔等許以
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虜遂入犯堵截官兵邀奪糧運
魏尚書遣將擣巢以牽制虜衆虜亦搶掠延綏等處以
牽制我兵虜賊合謀勢益猖獗朝廷震怒逮繫魏尚書

別遣侍郎葉夢熊廵撫朱正色督總兵官麻貴李如松等進討以御史梅國禎監軍調發延綏榆林浙貴等處兵先後踵至與虜賊連戰互有勝負虜稍退官兵極力攻城賊亦極力守禦延三時不克官兵死者幾萬人魏尚書乃與葉侍郎等計用水攻相城東北岸卑下處築堤千二百餘丈决大壩水浸城八九尺都司胡世顯所築堤埂衝壞斬以殉再築再灌城東西二面崩百丈餘樓塌二座賊懼用小舟赴堤掏空以洩水官兵擒斬之賊又促虜入援葉侍郎令諸將選驍健擊破之虜衆遁去南關居民乃斬守關賊大呼官兵上城朱廵撫入關

撫定居民大城民見南關安堵人思内應葉侍郎等計令關民李登齋帖傳諭李總兵夜取總督免罪牌票從中反間詒賊自相殺贖罪劉東暘見事勢窮蹙先殺土文秀哱承恩亦殺許朝父子畢邪氣又殺劉東暘將首級俱縣城上投獻大城監軍暨諸將領欲生全哱氏父子請旨獨葉侍郎以大逆皆係哱拜父子罪在不赦存之恐有他虞乃令李如松等捕斬哱拜擒獲哱承恩等檻送京師正法寧夏平　嘉謀錄

楊應龍原籍山西人始祖楊端在唐平南詔授武畧將軍世據播地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高祖楊鏗歸降授

播州宣慰三傳而輝襲生一子友愛佹殺嘉靖七年立安
撫司於凱里以友子張爲使屬貴州以愛孫相爲宣尉
屬四川宣尉統草塘餘慶黃平白泥重安五司七大姓
頭目如漢法里甲領生熟苗二十餘萬嘉靖二十七年
父烈故隆慶六年應龍襲職其地多江西賈人因妻張
眞人族張世爵妹而世爵又其妹夫也應龍依險恃富
窮奢極欲又取田一鵬妹田氏爲二室生子七女三田
素妬張遂與應龍謀殺之驕横日甚肆行屠戮部夷怨
者合張氏叔張時照揭奏行勘萬曆二十年巡撫李尚
智巡按李化龍行提擬斬罰銀二萬兩贖罪收繫重慶

獄時倭寇犯朝鮮應龍詭言願東征贖罪當事者信而
出之回至松坎殺害押回官兵遁還巢穴二十一年王
巡撫復提勘詰拒不出朝議遣川貴撫按擒治又將統
兵都司王之翰等全軍陷沒承勘者苟且完結奏將應
龍革職令男朝棟應襲土舍管事次男可棟爲質已蒙
天恩寬宥應龍怙終不悛思洩前忿聽部下黃七孫時
泰及田氏子朝棟可棟等言增修各囤險隘又於海龍
囤築堅城以爲巢穴遂拜黃七孫時泰爲軍師置立謀
士督軍總管提調巡警苗頭總管并各里頭目統率部
下苗兵於二十四年將五司七姓屠僇殆甚間有逃脫

者奔往川貴訴撫按奏聞於朝議者持勦撫兩端不决兵部尚書田樂力主征勦遂以李化龍提督貴州巡撫郭子章相機協勦復調東征總兵劉綎陳璘吳廣北邊驍將麻孔英貴州總兵童元鎮南京坐營總兵李應祥等數十員分哨兵共討應龍聞之遣人潛結水西宣慰安疆臣爲應援自領苗兵於二十七年攻破綦江等縣南川江津重慶諸州縣望風竄匿應龍又謀攻貴州邊界飛練被圍復攻東坡殺守堡湖貴要路聲息不通者數月李總督嚴促各路將領刻期進勦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也時四川劉總兵綎進綦江吳總兵廣

進合江麻總兵孔英進南川貴州童總兵元鎭進烏江
原任副總兵曹希彬進永寧李總兵應祥進平越湖廣
陳總兵璘進湄潭叅將朱鶴齡進沙溪八路並進軍容
頗盛應龍分兵把守各關復遣人賫禮物送安疆臣時
李總兵遣牌諭應龍以禍福不從應龍偵知童總兵自
烏江率水兵攻破老軍關必當溪入因自領部下兵詭
伏水西衣甲混入水西營中爲内應賊兵大至永順官
兵被殺僅存十之一二叅將楊顯長子楊應芝楊續芝
守備陳應龍白明達阮士奇土官安民千戶柴嘉猷俱
死於陣追至烏江斷浮橋官兵溺死無筭水爲不流應

龍旋兵趍河渡時遊擊謝崇爵雲南沐公子守備泗城土知州岑紹勳不意猝遇賊復大敗戰象俱殲沐公子僅以身免貴州幾搖動平越哨李總兵平標下叅將蔡兆吉守備汪如淵等進攻四牌乾溪旋水天邦三百落等奮勇截鬬生擒萬數斬首稱是長驅直抵彊界河屯袁家渡又得播酋石勝俸王志甫等降夷爲嚮導潛出小徑直抵黃灘關乘勝追至西平張王壩自此上渡中渡下渡三關係楚兵出入咽喉俱被黔兵攻破陳總兵由此得入綦南劉總兵進至白石口松啞地方下營未定應龍自河渡突至劉兵大挫守備王芬陳大經死之

次日劉總兵整兵復戰賊兵乃敗追至冠子山時水西安疆臣聞人以河渡之敗疑有二心遂合隴澄兵由西路沙溪馬站石壁花毛田進至大水田偪近播州應龍父子不敢與戰而歸播四月十二日率領苗兵數萬及播州男婦俱上海龍囤止留目把提兵防守巢穴由是劉總兵自白石口入李總兵自張王壩入吳總兵自紅水口入陳總兵自上渡關入安疆臣隴澄兵自大水田入各鎮漢土兵共七十餘萬攻破播州一城爲墟至十五日密圍海龍囤四面攻擊各路監軍四川張叅議悌張叅政棟謝副使詔貴州楊廉使寅秋張叅議存意尤

副使錫類洪副使澄源湖廣胡廉使桂芳魏叅政養蒙
俱隨營住扎陳吳二總兵以圍前九關難克復與水西
兵移營圍後偵知水西兵與應龍交通狀遂撤去水西
兵與諸軍各分信地簡精鋭於六月初五日黎明奮勇
衝敵都司徐成張秉忠戴守禮奪據鳳凰嘴賊兵奔入
土城官兵隨拆土城而入賊進據月城因縱火燒其土
城月城二樓奔入大城官兵復四面攻之賊既饑疲又
聞水西兵移營別去無可恃援相向慟哭至初六日應
龍與愛妾俱縊死舉火自焚黎明其妻田氏同男以楝
等及子女弟壻賊首把目僞内官等持宣慰司印信開

門降悉械送軍門解京處分卽其地爲郡縣在湖廣者爲遵義府領眞安州一遵義桐梓綏德懷仁四縣在貴州爲平越府領黃平州一湄潭應安餘慶龍泉四縣而播地始定蓋自壬寅二月誓師至六月而妖酋始授首

續文獻通考

按倭國在海東南稱泰伯後歷漢以來皆朝貢唐咸亨年間惡倭名更號爲日本其人輕生好殺以刼掠爲生兵刃極犀利裸身赴鬬慣舞雙刀俗喜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也其城池附在山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

石高聳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内蓋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畢房百餘間嘗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國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强弱更替不常有官名關白者即丞相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國中平原橘滕四姓爲日本巨族互相竊據爲國王平秀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壬辰入寇高麗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爲文祿元年吉自爲大閤王以關白與養子孫七郎秀吉自稱大閤猶言國王也每年元旦率大臣一謁天王他時並不相接時平清

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驕奢淫虐道路側目原賴朝竄伊豆州起兵據關東乘勝逐平氏平氏仍據築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殺賴朝之孫爲原家康亦歸服於平秀吉秀吉乃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臥樹下適舊關白信長出獵留之養馬改名森吉因助信長討奪二十餘州信長加奬田地鎮守大將有叅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掩殺之乘勝遂占關白令信長第三子尚在吉部後關白計取六十六州分爲二關東號曰相板關西號曰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隻二月悉至千犬溪點齊其所奪六十六州必質其子弟各

州實非心服乃威計所廹耳釜山至對馬島即今平秀
吉擁大兵駐劄處此地昔爲荒蕪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秀吉始開闢搆城郭宮殿疆里其土人煙輳集風順四
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可至天津衛七八日可至登萊
但登萊等處海中多礁石不便行舟耳倭之始通中國
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卒自溫州寧波
以入東北風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南風迅
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
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三月
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

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
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
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
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
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以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
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
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
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
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為衛置軍四

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
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
緯相錯星羅棊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
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
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
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
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至秋七八九月亦如
前爲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
驗若至各港次𡩋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
統以指揮千百戸鎮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

之者寖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萬曆二十一年平秀吉遣將平行長及清正等率衆入寇朝鮮直抵王京朝鮮王遁走遣官告急於朝遂命經略使往援王京碧蹄二戰互有勝負其衆退據釜山蓋屋耕田爲久駐計幸平秀吉於戊戌七月病故賊衆撤回東事已靖然中國調兵轉漕費至百萬而朝鮮亦殘破非故物矣續文獻通考

盜賊附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帥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幬帳而獻

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齊楚軍恐取吾頭淮南子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刼掠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頴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刼耶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箋薦之過江仕至征西將軍晉書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值黃金千

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去公主言之
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
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
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
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
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吾湖州別駕也尉呼吏
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
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
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
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

曰今日過公却賜吾命請道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
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
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寛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
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
天后許之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
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絰
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
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塜設奠
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塜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
矣因使吏卒盡得諸胡而發其塜塜開剖棺視之棺中

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一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紀聞

唐太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寘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寮謂左右中尉曰此非外寇所
人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
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
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畧
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
捕有龍武軍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
俊麗使之無往不届敬弘與流輩會宴有侍兒善鼓胡
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名非妙須常御者彈之
鍾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
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鏁何言之謬也旣而就

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至座客嘆咲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人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因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蹻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吾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

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會之必矣將軍
隨某覩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
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彭郎與少年數輩連臂
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
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
是舁至右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
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嘗在營内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
流非常之竊盜内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
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太
平廣記

韓魏公鎭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遯齋閒覽

趙師羼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卽其我來也勘鞫不承且無贓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却非是我來也今亦

自知無脫理但乞稍踈刑具有白金數千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紿已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覔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藍盛衣洗橋畔取甕置藍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决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有全身術不相累也我縱負心即我所遺爲爾失因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

尨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彙苑

徽宗時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閒者覘所向江竟趨海濱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

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
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嘉謨録

明世廟大金吾陸公炳居密室與趙夫人玩雪忽於雪
上見人影詫問曰而人耶遽至前金吾公心知爲劍俠
紅線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罍杓曰僕
爲人主守三尺正爲公等今乃相偪置僕何地若金幣
惟所欲五人曰金幣何庸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
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公願以相假葢皆外國貢上
方者一爲大總戎仇公鸞所得鸞死歸其人而一在陸
也公曰誠有之亦不爲公惜第不記置在何地非可造

次索者柰何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廂緹囊金盒中如言呼取便以相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於我輩不然恐於公不利公唯唯即躍高屐昇屋去其行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睛集外宅兒邏護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使出按某藩公耳語以五人名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輩耶即直指何能為公佯應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公吐舌食不下咽者數日時陸負上寵著聲武健長安探丸盜俠誅繫殆盡而景刼於盜語曰寄網漏於吞舟張火飛蛾反集信然劇譚錄

正德大盜趙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急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趙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繫其妻以去大怒出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以返群盜壯之重得之知爲趙素有英聲因擁爲帥以是多奇筴兵益强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盜固不道而其語亦有刺 近代紀聞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

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而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俶與輸租外餽田主以薪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斬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

御史張楷監軍討之皇明通紀
南濠金德宣正德初販豆麥於楓橋河下一晚入酒館忽有客來長身偉貌美鬚髯金默異之揖客共飲歡若平生竟與同歸越宿客謂金曰吾舟泊滸墅須遣价引之金從之客俟舟至舁雙笥出銀二千并一簿授金曰荷愛長者敢煩泒此於機戶金視之織龍鳳衣數也駭問何爲曰身是秦府儀賓也奉殿下命辦此時巳秋杪屈指計云往探姻親宦閩者初春到吳幸豫爲督成及期巳織完畀之客喜謝去金後販布之湖廣江中遇盜金暨同伴俱就縛刼貨將盡矣有舸揚六帆如飛而至

中坐衣龍袍者惟言搬却大船來金偶舉頭龍袍者見之大呼曰是吾故人趣解縛一行人盡得釋招金過船相見即鄉織龍鳳衣客也慰問良久入設席款之奏女樂見其妻妾四人酒闌召諭羣盜曰吾自賚若輩故人物毫毛不許動舉還之尋語金云乗舸浮海未嘗沿江昨得一姝趂便風游衍不覺至此殆天假良晤也臨別又贈壓驚黃金一錠衆詢知其故皆曰某等數千金刼去因君復來德君何已願各分半以謝金峻卻之曰若然則予亦盜也衆乃止金從此不復爲商矣說聽增紀

何大復先生有璧盜篇曰璧盜者一足璧善穿窬嘗夜

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貲
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
躄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
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
不如棄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躄盜稱善偷
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咲
不知躄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躄盜度將曙又
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大聲曰盜刼我二盜惶訝遁去
躄盜乃得全貲歸躄者之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
遂小用之爲穿窬莊子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顧

所用何如耳 耳譚

雙柳夾推盜刼地有舟江行載客皆滿忽一人來載既登則露刃謂衆曰我大盜也欲前刼一巨商但借公寶舟躡之不然殺若衆皆盡衆而難色以懼相累即抽出包絹三十二方令以障面察客數果然遂皆障之而鼓棹行及商舟以纜相係乃自躍入謂商曰跡公久矣公自某地來金若干我但分公五百不廉乎商揣盜知已甚明又其徒衆多即橐金以進盜令如法裹束歸已船又曰再分爾布三十二疋可乎商亦以進遂至謝返揚帆急行夜抵某地曰止有布在各贈一端幸不累公等

急携金躍去不知所之其爲刼僅一人耳於巳則善用其寡於人則善用其衆而又自量所受智盜也乎 耳談

西蜀張公尹滑之三年是爲嘉靖癸丑其時京邑多巨盜大俠日伺挾勳貴人獲金寶殆遍中有盜魁任敬高章一日謀曰聞三輔州縣帑金多可挾取乃陰賄西臺吏得諸直指所奏署帑金簿惟滑帑金一萬有奇相語曰此奇貨也於是陰結其黨王保劉竣任鬍子等歃血盟各市良馬一匹潛至滑城外王保等三賊倚馬待而敬章二賊則入城是其歲三月之望日也公甫上計歸晨起坐堂皇延見父老畢忽有二人稱錦衣使投刺門

者難之輒手撾門者敬詐稱錦衣百戶從甬道入章詐稱校尉懸圓牌從左角門入二賊直闖堂階北向立公竊意此必滑人之隷籍錦衣歸取貼辦者而胡狂悖乃爾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前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公自謂是必逮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縶敬復附公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滑有鄉先生耿君隨朝者任戸部主事管明智坊草場火詔縶都官獄公聞之益信而顔始解公遂延二賊後堂始揖敬曰吾與公了此事不可令左右聞公乃出令屏

左右敬右顧堂西一室問此何室也公曰此踐更卒夜
直所敬拉公左手章擁公背同入室敬拉公並坐坑上
章坐其門公問曰若等既欲沒耿氏家何不商諸堂中
而至此室也敬掀鬚笑曰公不知我耶我覇上客來借
公帑中萬金遂出匕首章亦出匕首交置公頸曰事成
則生不則有如此匕首公始知為賊亦不為動乃從容
語二賊曰爾所圖者非報仇也吾即愚柰何以財故輕
吾生耶即不匕首吾書生孱夫耳能搏爾耶且爾既詐
稱錦衣天使何乃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
爾之利也二賊以為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帑藏安

得萬金敬即出劄記錄直指使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所貯果萬金有奇公覽而驚異之遂不復辨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復開諭語久之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爾減半矣幸甚但爾僅兩人柰何槖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二賊曰公慮良是公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坐公車門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出人各携千金躍馬去然後釋公歸吾計如此云當是時邑中士民無不知其爲賊無不願爲公出死力者第慮公未必知也而公又慮邑中無有知者公

欲緩二賊徐圖之乃語二賊曰吾卽取諸帑中易易耳
但逮我而晝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爲今
計夜行則無從覷耳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帑金皆各
司積貯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
貸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利
害孰便惟爾擇之二賊益善公計惟公命公屬章傳命
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公謬爲語曰吾不幸遭
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
吾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
此公躡相足曰非辦於我者每見汝邑人富而好義吾

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手書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令之陸續來報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固富室宜盛服謁見勿以貸金故作窶人狀公蓋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公心知外間有爲之計者矣柰不得出此室則語二賊曰爾既詐稱錦衣天使顧不爲禮於後堂而踞蹐賤卒直所啓外人疑亦非爾之利也吾即與爾偕出吾豈能翼飛耶二賊首肯敬假錦衣官體貌與公揖讓出後堂分賓主而坐供茶恭遜如禮章假校尉體貌聲言官長在不敢坐則擁公背侍立不旋踵分自討

無可脫身會寒風拂面公託言避風與二賊復入室中以示無他意二賊則喜公又與二賊曰爾遠來饑矣吾令門子取酒食與爾酬酢爾愼勿露本相二賊又首肯果復如禮公先飲食以示不疑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則二賊益喜酒畢囊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以至但貧不能符其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富家狀則又大喜謂公不我紿也公心知外間業已有備奈何得再出此室則高聲與二賊曰吾待僚素厚吾今有罪而僚友不相恤意何薄也吾固不足重錦衣天使彼不

當謁見耶陽浮怒之語聞於外少選稽縣丞張主簿各持刺相候於後堂數武耳瞻眄二賊又固爲揖讓而二賊又假錦衣體貌遂不覺互相揖讓而出與二僚交拜又復如禮公欲乘其答拜時擒之則章擁公背固不旋踵計無可施公乃謂二僚曰吾貸富人金以予錦衣正賴僚友在此明證其事他日償之彼無辭耳二僚乃留不去而二賊相與雍容揖讓爲錦衣體貌不得復還入室矣公謬予金狀呼天平則天平至呼几案則几案至公又呼曰此几小寘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能寘金多胡不取以來則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客客位南向

坐公與二僚據主位北向坐而長几界於其間公幸與
敬稍隔矣柰章固擁公背不旋踵北向侍公所以稍遠
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
法馬則視法馬者爾之事也章利在得金稍就几視法
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謬爲發金狀公稍脫
身離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公與二僚從前堂出
敬起撲追公不及拔刃劌於樹下章亦將劌爲捕人持
之得不死拷訊出城外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
命入京矣爲上狀令太傅陸都督盡付諸理公與章等
俱論死磔於市 呂來擒盜志

張小舍居夷亭善捕盜凡遇盜者張往視其形迹則知其盜爲某一日僑寓於金陵水西門外有一瞽者入手持杖點地進城朝出暮入以爲常張一見之謂衆曰此巨盜也其瞽乃詐爾明日復遇於途張以身觸之瞽曰子爲誰張曰我夷亭張也瞽曰我欲相見久矣張曰何時可至吾家瞽曰數日間張歸竟不見其來他日復之京見瞽者已徙太平門張謂曰爾何失信瞽曰已來君家顧君不知耳張曰何以爲驗瞽曰有物在房褥下張歸發褥視之有白銀數錠利刃一柄在焉意蓋以銀啗張利刃者示若不知止則殺之也張亦駭服 自醉瑣言

終